

【中华民俗风情丛书】

ZHONGHUA MINSU

FENGQING CONGSHU

姚伟钧 余和祥 主编

谢贵安 著



旅游



风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风情丛书】

..NSU

FENGQING CONGSHU

姚伟钧 余和祥 主编



旅游风俗

谢贵安 著

□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风俗/谢贵安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华民俗风情丛书)

ISBN 7-5351-2757-6

I. 旅… II. 谢… III. 旅游-风俗习惯-中国 IV.
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36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836255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文字六〇三厂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7.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5 千字

印数: 1—4 000

ISBN 7-5351-2757-6/G·2241

定价: 1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冯
天
瑜

言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共有的代代相袭的行为方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它起源于社会众成员不断重复的不自觉行为,因其满足了社会群体的某些基本需要,逐渐变得规范化,被人群广为接受与传承,从而极具稳定性和遗传性。在中华文化系统里,不仅深藏着丰赡的民俗内容,而且素有“观风”、“采风”传统,其内蕴在于朝野有识之士重视民俗的社会功能,力图使之归于雅正,所谓“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刘子》卷九),“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新书·辅佐》)。这正是伦理型的中华文化在雅俗边际处所下的

特别功夫。武汉地区一批中青年学者,承继先贤遗泽,运用新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探幽致远、锐意精进,呈献给读者诸君的这套《中华民俗风情》丛书便是他们研习有年的成果结集。希望这套丛书为读者所喜爱,并在新一轮的民俗细缛化育和归于雅正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

1999年8月14日书于武昌珞珈山麓寓所

目

录

- 一 趋吉避凶
 - 古代临行风俗/1
 - (一)游子的心象
 - 出行遇凶的民俗心理/2
 - (二)西出阳关无故人
 - 祖道与饯别/8
 - (三)游子心灵的安慰
 - 择吉风俗/17
 - (四)杨柳依依
 - 古代折柳风俗/20
- 二 人在旅途
 - 旅途风俗种种/26
 - (一)南船北马
 - 旅行骑乘风尚/27

(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旅途饮食风俗/61

(三)宾至如归

——住宿风俗/72

(四)希冀与排拒

——旅途艳遇与女伴禁忌/92

(五)美不美,故乡水

——恋乡情结与思乡民俗/99

三 抵达风俗

——洗尘与接风/103

四 情景交融

——游览风俗种种/110

(一)礼失而求诸野

——桃源情结与乡村旅游/111

(二)苏杭不到枉为人

——都市旅游之风/114

(三)想像的驰骋

——山水附会风俗/118

(四)山水诗篇

——诗文记游之风/122

五 从肆意巡游到微服出游

——帝王巡游之风/129

(一)天子的“关怀”

——独乐与偕乐/130

(二)权力的铺张

——肆意巡游/136

(三)帝王的苦恼

——微服出游/142

六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文人士大夫的宦游风尚/148

(一)游目骋怀

——恣情任性的贵族旅游风尚/149

(二)一生好入名山游

——仁山智水的文官宦游风尚/154

(三)退逸山林

——隐士旅游之风/161

(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文人士大夫的游学之风/168

七 洛楔嬉游修故事,楚歌欢笑集村氓

——下层群众的旅游风俗/173

(一)父母在不远游

——防民佚游与息游之风/174

(二)近游风俗

——踏青、赛舟与登高/177

(三)人为铜钱,游遍世间

——商游之风/181

(四)世外的诱惑

——游侠、游仙与游方/183

八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男游女守的古代旅游民俗/187

(一)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男外女内”与旅游风俗/188

(二)此愁无计可消除

——妇女的闺思与闺怨/191

(三)特殊的游女

——治外、化外及方外妇女的旅游之风/202

九 易风移俗

——旅游风俗的文化转型/206

(一)游风突变

——国民性改造与旅游风尚的变迁/207

(二)从遍游名山到环游世界

——旅游范围的扩展/217

(三)从稳健内敛到冒险外张

——旅游行为的转变/224

(四)叶落归根

——中国旅游风俗特色的保持/227

后记/229

一 趋吉避凶

——古代临行风俗

挥手自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习惯于安土重迁的古代先民，在告别亲朋前往陌生之地旅行时，心中要克服的不止是离愁别恨，还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心。在他们的心象世界中，那苍郁的山林，那激荡的河水，甚至那驿亭客栈内，到处都布满了妖魔鬼怪和异域凶民，这种民俗心理常使游人裹足不前。然而，富于智慧的中国古人，又敬鬼神而远之，通过祖道择吉来安抚或者避开那些可能在途中作怪的神奸，勇敢地踏上漫漫征程，前往未知的世界寻奇探幽。临行前，亲朋好友为他们设宴饯行，频频举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终于，他

们出发了,在他们的背后,是故旧亲朋挥动着的告别的双手和“一路平安”、“一帆风顺”的祝福。于是,这些被称为“游子”的铮铮铁汉,也不禁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他们举起象征惜别的柳枝,回身向亲友们不断挥舞……这一切,都构成了古代临行时的旅游风俗。

(一) 游子的心象

——出行遇凶的民俗心理

中国古代最先产生的旅游观念是“出行遇凶”观念。上古祖先认为,旅途中充满着神奸鬼怪,所以旅行是很不安全的。这种观念的产生,与上古地理环境的险恶和征服自然能力低下有关。其时四处水草丰茂,森林密布,毒蛇猛兽横行,人类各部落被大自然分割包围,因此人们非万不得已,是不愿出门旅行的。由于环境险恶,先民们产生了万物有灵思想,认为在旅行的路上到处都有神奸鬼怪在威胁着自己,江绍原先生在《中国古代之旅行之研究》中,对上古人们想象中的神奸鬼怪进行了分类和介绍:

他们大抵不出自然精灵与人鬼两大类;其中较较大较有力者,有时被称呼为“神”。他们的能力和活动区域并不一般大。他们所要求于行人的也不完全同。人鬼有时幻成畜类的形貌,老禽兽也能幻为男女老少的人形。然精鬼始终是兽形,异兽形,半人半兽形,或小人形的,也不在少数。他们来时或发出一阵特殊的叫声,笑声,或有异光,或能起一阵风,或竟带来狂风疾雨。食人,扑人,以物投人者而外,另一些善于使人目眩神移,失足迷路,梦魇遗精;或仗其特别可怕的形状,

令行人一见而毛骨悚然，魂不傅体；或竟化为美女、少妇、丈夫、老人、官长，以近行人之身而售其奸。魂鬼之外尚有尸鬼，精灵外尚有自身便是活的和有意志的自然物，而尸鬼与活的自然物，也决不是对于行人只怀有满腔好意。……行途有不少的危险、损失和不快，正是上述所分析的诸般神鬼精怪所造成。怎样预防、抵御和应付他们，因此成为上古出行者必须处理的一个现实问题了。

在这种背景下，上古人对于出行就极为谨慎和小心。为了出行时不受到伤害，古人把他们所想象的山川中的鬼怪方位画下来，作为旅行指南，并求助于神灵和巫术来祛邪避怪。已知最早预报鬼怪方位以利旅行的，是夏代所铸的夏鼎。“铸鼎象物”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即“顺”的意思），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成书于战国至汉的《山海经》，记载了不止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人们口耳相传或藉文字图画表现的地理知识和游历经验。里面记载了大量怪诞的动植物、异域凶民和神奸。这一切的“怪”各有确定的山河为其生活场所，这样看来，《山海经》可能是备人实用而以山为本的地理书和旅行指南。《山海经》图绘山川怪物，一是便于古代行人尽可能绕过上述神怪，一是在行人经过必经之地时，告诉他们避邪的方法。《山海经》为旅行者设计了两种避邪方法，其一是用祭祀的方法把神怪伺候好，如《西山经》指出：“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其二是服用灵物以护身避邪，如《北山经》指出：“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臊（即大腹之义），又可以御百毒。”这里的百毒指山中毒瘴及毒蛇等物，食耳鼠灵物则可抵御。此外，该经



猼訑

还为行人指出遇到异域凶民时的逃避时机：“南方有魍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可逃也。”《山海经》“惧鬼神而避之”的做法，反映了古人对待旅行的保守观念，在保守中亦可见古人的主动精神，尽管它很可笑。

秦朝政府也相信出行山川会遇到各种神怪，所以为了旅行方便，对过往山川进行了祭祀。这种祭祀山川以保旅途平安的观念，可以说是封禅祭天的余意。秦代祭山川之神的情形，在《汉书·郊祀志》中有所记载：秦朝兼并天下之后，令祭祀官经常祭祀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于是自崤山以东，五个名山，两条大河可以常受祭祀。五个名山是太室（即嵩山）、恒山、泰山、会稽、湘山。两条大河是汾河和淮河。祭祀这些山川，是为了祈福，也是为了保证旅行者行走平安，尤其是保证秦始皇等上层阶级出行安全。这些祭祀，都是太祝和太常官主持，以岁时奉祠之。至于其他的名山大川诸神，皇上经过时则祭祀，离开了就停止。郡县远方的山川由当地民众各自奉祠，不再由国家的祝官掌管。对那些著名山川的岁时祭祀，既包含了祈盼旅行平安之意，也包含了祈盼江山永固的目的。而对次要的山川的致祭，则完全是为了保证旅途顺利，尤其是秦始皇的出巡平安，所以“过则祠，去则已”。

除像夏代“铸鼎象物”和战国秦汉《山海经》那样通过图绘鬼怪神奸来指导旅行外，古人还通过占卜的方法来指导旅行。在《周易》中就有大量关于指导旅行的占卜内容。如《坤卦》的卦辞说：“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其意为，商人出门旅行，将会先迷路，后找到招待旅客的房东。此次旅行，向西南前进是吉利的，将获得钱贝；而往东北前进将丧

失钱贝。《屯卦》的卦辞说：“勿用有攸往。”是告诉旅客占得此卦不利于旅行。《丰卦》的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意谓，若卜得此卦，则王到庙中去祭祀，时间宜选在中午。《需卦》的卦辞讲：“有孚，占吉，利涉大川。”意思是说，占得此卦，商人旅行必获大利，因为占卜得吉，有利于涉过大川。《颐卦》的第五个爻辞讲：“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此爻告诉人们，若占得此爻，对定居有利，但对旅行，尤其是涉越大川不利。在《周易》中，涉越大川是常占内容之一。李镜池指出：“利涉大川，这是经常要占的，因为涉大川很危险，是行旅中的大问题。”《周易》对后世《山海经》、择吉术有一定的影响。它与二者的区别在于：《山海经》是在记述山川地理的同时标明何处有何妖怪，以便行人直接按照记载，回避凶险；择吉术是把地理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在黄历上标明何时何方会出现何等凶神恶煞，以便行人出门前择吉避凶；而《周易》则比较原始，它没有像《山海经》那样在地理书上标明神怪，也没像择吉术那样在日历书上标明神煞，而是以占卜书的形式，指出旅行之前占卜所得的何种卦兆和爻象会使此次旅行遇到何种吉事或凶事，利西南还是利东北，是宜于日中，还是宜于其他什么时候。

晋代葛洪详尽阐发了“出行遇怪”观念。在《抱朴子·登涉篇》中，他强调进山必须懂得法术，否则将遭逢神奸，受到祸害：“或问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为道人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之法者，多遇祸害。……山无大小，皆有神灵。’”所以入五岳名山应注意宜忌：“正月二月入东岳，不以丙丁之岁；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岁；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岁；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岁；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须入太华、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岁。”葛洪所说的入山之法，是一种择吉术与符咒相结合的方术。他曾指出，入山“当以三月九月，此是山开月；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

此外入山前还要“先斋戒七日”，“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这样就把《山海经》中旅行避凶之法系统化、理论化和宗教化了。出于道家故弄玄虚的原因，葛洪把天下名山搞得凶险可怖，对人们到天下名山旅游，起到了恐吓作用。

出行遇怪的观念，是上古人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到野外旅行所产生的忧虑不安的心理折射。这种观念在上古演绎出了无数个惊心离奇的故事，成为当时旅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先秦文献中，有关旅途遇鬼的记载不乏其例。如《墨子·明鬼篇》讲：周宣王无故杀害了他的大臣杜伯。三年后，周宣王召集诸侯围猎于苑圃，同行的车驾有数百乘，随从数千人，漫山遍野都是。及至正午。忽见杜伯骑着白马，戴着红色的冠，拿着红色的弓，挟着红色的箭，追赶周宣王，一箭射之，死于车中。在古人的心象世界中，周宣王无故杀了杜伯，于是杜伯鬼魂便在宣王出猎的路上伏击宣王，致使宣王命丧途中。这样的假想越来越多，先秦的人们对此又信而不疑。这不，《左传·桓公十八年》及《庄公八年》又记录了类似的出行遇凶的故事：桓公十八年（前 702 年），鲁桓公将出行，遂同妻子文姜一起到了齐国。齐侯与文姜私通，鲁桓公发现后，痛斥了文姜，文姜便将情况告诉了齐侯。到了四月，齐侯宴请鲁桓公，暗令公子彭生乘机于车上杀掉了鲁桓公。鲁国群情激愤，强烈要求齐国处死彭生。

于是，齐侯便嫁祸于人，杀死了公子彭生。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鲁庄公八年（前 686 年），齐侯前往姑棼旅游，在贝丘打猎时，忽然遇见一头大猪。随从惊叫道：“是公子彭生！”齐侯大怒道：“彭生敢来见我！”引弓射之。那头大猪突然像人一样地站起来哭啼。齐侯惊惧，坠于车下，跌伤了脚，连鞋也不知道掉到哪里。



双双

杀死鲁桓公本是齐侯的命令，彭生最后却成了替罪羊。于是彭生冤魂变鬼，在齐侯旅游途中变成一只猪来恐吓他。古人在讲述冤魂变鬼报复仇人的故事时，多是放在旅途的背景中，无疑是为了增加恐怖的气氛。这反映了古人“旅途不靖”的心理意识。

在古人的脑海中，旅途上遇到的鬼怪既可能是人变的鬼，也可能本身就是自然精怪。《管子·小问篇》第五十一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于旅途中遇到自然精灵的故事：齐桓公北伐孤竹，离卑耳之溪还有十里时，忽然停止，张大眼睛，援弓将射，但又不敢发箭，问左右道：“见到前面的人了吗？”左右答道“没有见到哇！”齐桓公困惑地喃喃自语：“此次征伐难道不能成功吗？寡人大惑不解！刚才寡人看见了一个人，个子虽然只有一尺，而人的五官及身体各部位都很完整，戴着冠，右肩膀袒露，驱马疾驰。这是不是预示此次征伐不能成功呢？寡人大惑不解，哪里会有人像这个样子呢！”管仲回答道：“臣听说过登山之神，有名叫俞儿的，长仅一尺而人的各部位都具备。如果霸王之君出现，就会遇见登山神。刚才那小人儿驱马疾驰，是表明有大道坦荡；脱衣露臂，表示前面有河；袒露右肩，表示可以从右边涉过去。”齐桓公松了一口气，立刻在管仲的马前行拜礼，称赞道：“仲父之至圣若此！”有关途中碰见自然之神，古书中还有不少记载，如《经典集林·汲冢琐语》讲：晋平公与齐景公骑马同行，到了浹河边，遇见了一个怪物。晋平公问师旷：“有没有像狗及狸的身子而长着狐的尾巴的东西呢？”师旷想了一会儿答道：“有。首阳神的名字叫‘者来’。首阳之神，常到霍华山饮酒而后回到它的家中居住。而能在浹河看见它，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您将有喜事发生了！”晋平公与齐景公出行所遇之鬼神“者来”，是首阳山的山神，狸首而狐尾。形状虽怪，却是个善神。《庄子·达生篇》所记齐桓公所遇之神，也是个益鬼：齐桓公打猎于沼泽，管仲驾车。忽然遇见了鬼，桓公抚着管仲的手问：“仲父见到了什么吗？”管仲回答说：“臣什

么也没有见到!”桓公回宫后,结果闹出病来,数日不出。齐国有一位姓皇子名告敖的人说:“公只能自伤,鬼哪能伤害公呢?”桓公问道:“那么世上有鬼吗?”回答说:“有!污水积聚的地方有鬼名叫履,灶中有灶神名叫髻,房间内尘土积聚的地方,有名叫雷霆的鬼住在那里;土堆的东北方之下,有名叫鲧蜚的鬼神在那里跳跃活动;土堆的西北方之下,有名叫沃阳的鬼神住在那里。水中有名叫罔象的鬼神,丘中有名叫罔的鬼神,山中有名叫夔的鬼怪,野地里有名叫彷徨的鬼怪,泽中有名叫委蛇的鬼怪。”桓公问:“请问委蛇的形状是什么样的?”皇子告敖答道:“委蛇,像车毂那样大,像车辕那样长,穿着紫衣而戴着朱冠。它的面貌十分丑陋,听见雷车之声就捧着它的脑袋站立在那里。但只要谁见到了它,谁就能成就霸业。”桓公听说后大笑起来,说:“这正是寡人所见到的鬼怪。”于是端正衣冠与告敖同坐,不到一天病就好了。起初把齐桓公吓得半死的泽鬼委蛇,原来是个能使人称霸的益鬼,难怪桓公听后病立刻就好了呢!出行遇怪的神话模式,是中国古人对外出旅行或旅游的不安全的潜意识的表露。旅途不靖,前程未卜一直是困扰古代旅行者的头疼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临行前互道尊重,祝愿“一路平安”和“一路顺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尽管交通发达的今天,这种临行道安的风俗依然兴盛,这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它对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

(二)西出阳关无故人

——祖道与饯别

由于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出行遇凶”的心理,因此便有了临行前的祖道饯别和择吉的旅游民俗。